

乡村记忆

小毛驴情缘

孙瑞

往事如昨

50年前的小风扇

姜桂英

老家曾养过一头小毛驴，犁地、拉磨、送粪、运粮、驮土、拉车等农活全靠它。人和毛驴和睦相处，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好朋友。

与小毛驴结缘，得从20世纪50年代初说起。

一

我姥爷李登忠出生在丁字湾一户农家，是一位老实巴交、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早年因体弱多病，40岁还未娶妻。42岁那年，姥爷时来运转，“喜从天降”：一天，一位外地上门讨饭的妙龄女子走进了他的视野。

也许是落花有意，也许是缘分使然，那天，向来小气的姥爷“破天荒”送给女子两个大饼子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那可谓是“大手笔”“大格局”。

姥爷的心思没白费，“饼子”俘获了讨饭女子的“芳心”。最后，他“抱得美人归”，成了我的姥姥。姥爷和姥姥一共生育了五个孩子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农村刚刚分田到户，已逾花甲之年的姥爷，病情愈发严重，常年卧床不起。家里唯一能当顶梁柱的大姨刚刚16岁，最小的舅舅才2岁。

那时候，家里没有劳力和牲畜干活不行。老黄牛虽然听话，但食量大，一年下来几亩地的秸秆根本不够它吃的。后来，姥爷干脆托人在集市上买了一头驴驹，带回家细心喂养。

这头小毛驴比较瘦小，却吃苦耐劳，深受家人喜爱。每逢春耕和秋收季节，小毛驴忙得不亦乐乎，从早到晚，所有农活都离不开它。无论前路如何艰辛，它始终默默前行，从不抱怨。

二

秋天，到了种小麦的季节，一大早，姥爷吩咐大姨把小毛驴牵出来，给它驮上拉犁需要的装备，包括脖套、驴套、套包、套绳、肚带、驴夹板和驴笼头等。

脖套，也称为“驴捆子”，放置在夹板后方，起到缓冲作用，避免驴的脖子受到伤害。驴背上，再放上筐篓。

待全副武装后，站在一旁的姥姥现场当“教练”，张罗着让姨们齐心协力，把患病的姥爷一起架到驴背上。乖巧的驴驮着姥爷，等着主人发号施令。

出发前，驴背左篓装了一些麦种，右篓载着幼小的舅舅。二姨、三姨抬着犁紧跟其后。

随着“驾”的一声号令，小毛驴驮着一老一少，兴高采烈地向田间地头行进。驴颈上系着小铜铃，格外响亮，脖子上挂一红绳，驴蹄嘚嘚，游走于阡陌乡间，驮着年龄相差五十岁的爷俩儿，一摇一晃，成为当时一道别致的乡村风景。

“吁”，到了地头，小毛驴听到姥爷那熟悉的“口令”，瞬间放慢了脚步，停顿好之后，姨们把一老一少再从驴背上扶了下来。

姥爷蹲在地堰上，右手叼着烟袋，左手指点着，手把手地教大姨如何掌握

驾驭小毛驴的基本要领。

只见大姨双手紧紧牵着绳子，两条大辫子随风飘逸，灿烂而迷人。

大姨左右开弓，驾驭小毛驴得心应手，一会儿喊“咿”，一会儿喊“喔”。

三姨负责在犁后播种，二姨负责用脚埋种，姊妹仨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配合默契。

小麦种好后，得用毛驴拉着爬犁平整土地，大姨站在爬犁上，左右脚配合默契，驾轻就熟，一晃一动，一左一右，一招一式，丝毫不输男劳力。

爬犁过后形成蛇形的波纹，弯弯曲曲的，如女子轻纱曼舞，似琴弦波动，给人以无尽的遐想。

三

家里喂小毛驴的粗饲料主要是秸秆和青干草。

二姨三姨每天负责割草晒干后喂驴。大忙季节，毛驴劳动强度大，给它适当增加点营养，如麦麸、豆饼、糠等。

小毛驴乖巧可爱，无论乡间小路，还是沟沟坡坡；无论黑天、雨天还是雾天，只要它走过一趟，从来不会迷失方向。

1957年，青岛国棉八厂到村里招工，大姨被村里推荐成为一名纺织女工。后来，能干的大姨经常与全国劳模、国棉六厂的郝建秀等一起参加青岛纺织系统劳模会。

1958年，二姨结婚那天，“座驾”也是这头小毛驴。

按当时丁字湾一带的一些习俗，女子出嫁时要放一些有寓意的大枣、花生、桂圆、鸡子（蛋），寓意早生贵子。用面粉做的鱼系上钱，寓意新人以后的生活年年有余。这些普通的东西直到今天都是吉祥物，寄托着亲朋好友的祝福。

毛驴象征勤劳和坚韧，坐驴子出嫁，也寄托了朴实无华的胶东农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。

有时候，小毛驴累了，就让它停下，就地打个滚。“驴打滚”实际上就是蹭痒，像按摩身体一样，可以解除疲劳，类似人类午休、打盹、“充电”。

四

我小时候，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，偏远落后的农村，粮食加工主要依靠驴拉磨或者碾。

我母亲一辈子啥农活都不打怵，唯独磨磨、磨井。父亲在县委工作，一家五口吃喝拉撒全靠母亲一人打理。

一日三餐，到了吃粮磨面的时候，母亲只好借一头小毛驴帮着拉磨。

磨面前，先用白布围住驴的眼睛，在前面放一点草拌麸皮作诱饵，两个撑杆让驴身与磨保持一定距离，毛驴带磨杠转圈。

驴拉磨子或碾子时，为何要蒙眼睛呢？实则为了防止毛驴围着碾盘或磨盘转走时眩晕。

毛驴闻着诱人的草麸美味，不知

疲倦地围着磨转呀转呀，不知道转了多少圈，面磨完了，草还没捞着吃。

磨盘之上，上下两个磨扇不断摩擦，粮食被磨成粉。

磨下的粗细混合粉，用细铜丝筛罗出细粉面，再把筛罗里剩下的粗粉渣倒入磨子继续研磨。

如此一直反复研磨并筛罗，直至将细粉与麸皮分离出去。

到了腊月，磨坊门庭若市，全村人都在排队磨面，以备过年蒸大饽饽、包饺子所需。

五

我曾经跟过小驴车，跟车就是负责往车上装东西。麦子装车、堆垛不仅是一件艰辛活，更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。特别是麦捆容易发滑，装不好就会“塌方”。

装车时，经验老到的人，我们叫“车把式”，一层压一层，像盖房子打基础。跟车的人在地下用杈往车上挑，装完这一摞，小驴车往前挪挪，一摞一摞地装，直到装满为止。

“地基”压实，要一个咬一个，一层压一层，环环相扣，压茬摆好，否则车一走，麦捆就脱挂往下掉，这种现象叫“溜车”，尤其麦捆发滑很容易溜车。

还要特别注意轱辘的轻重，有一个基本要领是：“压牛挑马颠打驴（骡）”。

意思是说，牛驾轱辘时车的前部要稍重些（轱沉），牛才用得上力，不然肚子挑得难受，走路爬坡必然费劲；马驾轱辘时车的后部要适当重一些（轱轻），轱太重了马腰不经压，路长了吃不消；驴骡驾轱辘则要前后装载重量平衡，不轻不重。

每个“车把式”对自己驾轱辘的习性了如指掌，轱沉点还是轻点，他们自己知道，自己掌握。

农村盖房所需要的木头、水泥、砖瓦、沙石之类的建材，也都是靠小毛驴一车一车拉。

在长期的运输中，小毛驴的蹄子用力地蹬着石头，嘎吱嘎吱乱响，驴掌直进火星，特别容易坏，这时候，必须要换新的，以延缓驴蹄的磨损。

冬天猫冬时，生产队支起铁匠铺开始打驴掌。驴掌根据驴蹄的大小，锻打成U形，厚度为三四毫米，上面有五六个钉眼的蹄铁。把驴牵到一个木桩旁绑住，然后再把驴蹄子往后用绳子拉成九十度弯曲，架在凳子上，用快刀麻利地切“增厚”的掌蹄。

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功勋卓越的毛驴开始逐渐减少，在农村基本上见不到了。如今，拖拉机一天能耕50多亩地，让毛驴去耕，耕两三亩就累趴下了。

历史上，小毛驴曾是胶东农村劳动的“主力军”，随着机械化的推进，传统的农耕方式在不断地更新，一些行业逐步消失。风靡千百年、主宰农村运输业半壁江山的毛驴，如今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今年夏天非常热，我把家里能用的风扇都搬了出来，每个角落都放上一台。不经意间，我又想起小棚里还有一台妈妈用了50年的金龙电风扇，于是我把它找了回来。一插上电，风扇转了几下就停了，可能是多年未用，小棚又太潮湿，风扇有了小毛病吧。

我突然想起烟台晚报“老于帮办”那儿有修理师傅。那天正好是星期六，我骑自行车赶到白石社区“老于帮办”现场。

唐师傅正在桌前忙碌着，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候了。77岁的唐师傅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，不时地擦着头上的汗水，在32度高温的天气里，熟练地修理着各种各样已经坏了的电器。

轮到我时，他一看是个老物件，便耐心地检查每个零件。电风扇年久失修，零件老化，毛病不少。周围的人都说：“太老了，没法修就不要了吧，新的都很便宜，重新买一个吧。”我也告诉师傅，不能修就别修了。没想到唐师傅不乐意了：“你别打击我的情绪，我非要给你修好不可，我不在这耽误大家的功夫，等拿回家去慢慢修，下次你来拿吧。”

在他的执意坚持下，我把电风扇留给了唐师傅。

第二个周六，我又赶到“老于帮办”现场，挤到了他的桌前。唐师傅百忙中对我说：“拿回去看看有没有变化。”我一看，电风扇的电线插座给换了一个，里面的小零件也给重新焊接了，一插电，呼呼地转了起来。

唐师傅一边擦汗一边说：“你这是老物件，是对你母亲的怀念，我就精心给你修了修。”我万分感动。这个破风扇让老师傅费力不少。

道谢后，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返，不禁浮想联翩：1972年，我家从小平房搬至父亲单位分的新楼房。那时我刚就业，工资只有21元。因为搬新家，我们都很高兴，母亲让我去买个碗柜。于是，我借了辆三轮车，去买了一个大碗柜，花了62元。突然，我发现旁边还卖金龙电风扇，便又花费38元买了这个电风扇。两件东西加起来，总共花费了100元。这个场景，至今我记忆犹新。

我用三轮车拉着碗柜和风扇回到家。当时，大海阳还没有修立交桥，是一条很窄很陡的土路，我上坡时根本拉不动。一位住在小黄山的大眼睛的师傅在后面帮我推，一直帮我推到了家，我特别感激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一见到他就打招呼，但是他可能早已经忘了帮助过我。

电风扇拿回来后，我一直没有用，而是把它放置在里屋的桌子上。一看到它，就会想起母亲。母亲离我而去已经三年多了，我泪如泉涌。

感谢烟台晚报“老于帮办”为居民解难，感谢各位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，感谢唐师傅一丝不苟地为民服务，祝愿晚报越办越好！